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罷免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所以因成功而見善惡繇實効而為用舍也矧秉國之鈞代天而治股肱元后衡石天下得其人則百工允釐非其賢則彛倫攸斁以至公而陞以至公而黜斯所謂直道而行也若夫棄賢

告老賜安車而就第李通辭疾以特進而奉朝請斯乃進退以禮君臣俱得至若無所發明號為煩碎賜策以罷理亦宜之其徇私忘公忌賢作威逃戮而退幸亦多矣乃有見嫉姦邪遭罹讒毁志雖中屈道亦無辱雖復幅巾歸田柴車即路斯以見伯玉卷而懷之子文三已無慍之志焉

秦呂不韋為相國始皇九年坐嫪毐免相

漢高后七年九月左丞相審食其免臣欽若等曰按史無事跡者其後並

同

文帝元年八月右丞相絳侯周勃謝請歸歲餘復為相十餘月

三年十一月詔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

後二年八月丞相張蒼免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黄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為

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任保任也中候官名有所保舉也大為姦利帝以為讓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

景帝七年六月丞相陶青免臣欽若等曰按史無事迹者故但書免

中三年九月丞相周亞夫免亞夫為丞相四年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帝繇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嘗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言皇后兄王信可侯帝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得侯

王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黙然而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帝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廼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武帝建元元年六月丞相衛綰免綰景帝以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武帝即位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綰不任職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

二年十月丞相竇嬰免嬰太后從兄子元年代衛綰為丞相太后好黄老而嬰與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趙綰等務隆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滋益也說讀曰悦綰請毋奏事東宫太后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耶廼罷逐綰而免嬰

五年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太后喪不辦免

六年六月丞相許昌免

元光四年御史大夫韓安國免初安國為御史大夫三

月丞相田蚡薨行丞相事引墮車蹇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蹇帝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

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張歐以老病免食上大夫祿

五年十一月丞相薛澤免

宣帝地節三年正月丞相韋賢免賢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時七十餘至是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甘露元年御史大夫杜延年免延年御史大夫周之子五鳳三年自西河太守徵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禄大夫持節賜黄金百斤酒米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元帝永光元年十一月以歲惡民流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第定國宣帝甘露三年為丞相帝即位關東連年被災

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帝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是歲春霜夏寒日青無光帝復以詔條責之定國惶恐自劾歸侯印乞骸骨帝報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定國稱篤辭迺與廣德俱罷就第

成帝建始三年御史大夫張譚坐選舉不實免

三年十二月丞相匡衡免衡元帝建昭三年為丞相時

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及帝即位迺與御史大夫張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隷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帝以新即位襃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

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猶封樂安侯侵地四百頃事具宰輔貪墨門

河平四年四月丞相王商免商父武以宣帝舅封樂昌侯商嗣爵建始四年為丞相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僣商論議不能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上書言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言意欲所行必果之於是左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帝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

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葢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邦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謨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謂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免相

鴻嘉元年三月丞相張禹免禹代王商為丞相六年至

是以老病乞骸骨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

永始二年十月丞相薛宣免宣代張禹為丞相時帝好儒雅而宣經術淺帝輕之會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帝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渠大也降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終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趣辦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言趣苟取辦其後帝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

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寮朕無聞焉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虛空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隔絶幾不為郡三輔徵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姓詔君按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旨同時陷于謾欺之辠咎繇君焉有司法

君領職解嫚法謂據法以劾也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

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成帝綏和二年大司空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司空何武免武為大司

空與丞相翟方進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因遣

吏歸迎後母會成帝晏駕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

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

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錯置也孝聲不聞

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建平元年大司空師丹免初丹議帝母祖母定陶恭王后不合為共皇太后及恭王既追尊為恭皇帝又議不宜立廟京師繇是寖不合帝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來已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

奏事不宜漏泄今吏民傳寫流聞四方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表率百寮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摧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共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博

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慝朕疾夫比周之徒虚偽壊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虚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懐諼迷國諼詐也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耻

之非所以恭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二年四月丞相孔光免光成帝時為御史大夫帝無繼嗣至親有同産弟中山孝王同産弟子定陶王帝議立嗣丞相翟方進等以定陶王宜為嗣光以中山王宜為嗣坐議不中意左遷廷尉成帝晏駕即其夜于大行前拜光丞相定陶王立是為哀帝帝祖母傅皇后欲與成

帝母稱尊號羣下多順旨惟師丹與光持不可丹以罪免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違傅太后旨繇是傅氏在位者與大司空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内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灾異重仍仍頻也日月無光山摧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

陰陽錯謬歲比不登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為言盜賊不能為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繇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寮之任上無以弼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元壽二年八月大司空彭宣免宣為大司空三月會哀

帝晏駕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文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以為言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填溝壑莽白太后策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内也使光禄勲豐策詔君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黄金安車駟馬

平帝元始二年三月大司空王崇免先是彭宣乞骸骨罷以崇代為大司空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

五年八月太師兼大司徒馬宮免宮哀帝末為光禄勲與丞相御史雜議傅太后謚不直至是王莽發傅太后陵追誅議者宮為王莽所厚獨不及宮内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禄勲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

妾不得體君甲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詭違也辟讀曰僻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綱維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於洒心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

古皆有死之義以宫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二月大司空王梁免臣欽若等曰事具帝王含過門

三年閏正月大司徒鄧禹免禹與赤眉戰於回谿谿名俗名回坑在河南永寧縣師敗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空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

五年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初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

烝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

六年十二月大司空宋弘免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

十二年九月大司空李通罷通性謙恭嘗願避權勢素有消疾消中之疾自為宰相謝疾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十三年三月大司空馬成罷初李通既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拜揚武將軍

十五年正月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歸田里

二十年四月大司空竇融免時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竊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以大中大

夫張湛代涉為大司徒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二十二年十月大司空朱浮坐賣弄國恩免

明帝永平三年二月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

四年十月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

十二年七月司空伏恭罷恭為司空九年以病乞骸骨

詔賜二千石俸以終其身

十四年三月司徒虞延免初延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太尉鄧彪罷彪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詔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三年四月太尉鄭弘免弘為太尉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贓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賔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自詣廷尉詔勑出之

五月司空第五倫罷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連以老病上疏乞身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

章和元年六月司徒桓虞免

和帝永元九年九月司徒劉方免

十二年九月太尉張酺免酺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懐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

朝臣會議司徒吕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司隸校尉督大姦滑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

十三年十一月司徒吕蓋罷

十四年十月司徒巢堪罷

十六年七月司空魯恭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是歲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没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

西羌反畔殺掠人吏京師淫雨蝗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三公以災策免始自防也勤亦以雨水傷稼策免

三年三月司徒魯恭免恭再在公位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以老病策罷

五年正月太尉張禹以陰陽不和策免

六年四月司空張敏罷初敏以疾乞身不聽是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

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
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元初元年九月太尉李脩罷
二年十二月司徒夏勤罷
永寧元年十月司空李郃坐請託事免
十二月司徒劉愷罷愷視事五年稱病上疏致事有詔
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
八月致羊酒

延光元年四月司空陳褒免

二年十月太尉劉愷罷愷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

三年二月太尉楊震免震前後上疏切帝既不平會星變逆行中常侍樊豐等共譖之事具讒臣害賢門夜遣使者策收太尉印綬

順帝卽位元未改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罷

永建元年正月太傅馮石太尉劉熹皆以阿黨大將軍閻顯中常侍江京等策免司徒李郃坐吏民疾病仍有灾異賜策免十月司空陶敦免

二年七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以日食罷

三年十二月太傅桓焉坐辟召禁錮者為吏罷

四年八月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策免

十一月司徒許敬以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陽嘉二年五月司空王龔以地震策免

七月太尉龎參免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雒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妻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

三年十一月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

四年四月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

永和元年十一月太尉龎參以久病罷

三年八月司徒黄尚免

五年九月太尉王龔罷龔以老病乞骸骨

六年二月司空郭虔免

漢安元年十月太尉桓焉司徒劉壽以日食免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太尉李固免時帝八歲梁太后臨朝固為太尉多所規正每輒從用其黄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固每相忌疾冀既悖逆酖帝議欲立蠡吾侯而固與司徒胡廣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宜立為嗣冀乃說太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以日食免
九月太尉杜喬以地震免
三年十月太尉趙戒免戒字志伯蜀郡人
元嘉元年四月司徒張歆罷歆字敬讓十月司空胡廣以告
老罷
二年十一月司空黄瓊免時帝欲褒崇梁兾瓊建議有
異兾意以為恨會以地震動策免
永興元年十月太尉袁湯司徒呉雄司空趙戒以灾異

策免

二年九月太尉胡廣以日食免

永壽元年四月司空房植免是月南陽大水

延熹元年七月太尉黄瓊以日食免

二年八月太尉胡廣坐阿附梁兾免

四年二月司徒盛允免三月太尉黄瓊以寇賊免六月

司空虞放免九月司空黄瓊以地震免

五年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初矩與司空黄瓊司徒种暠

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

六年十一月司空劉寵以陰霧愆陽免

八年九月司空周景以京兆地震免

九年四月司徒許栩免七月太尉陳蕃免時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見宰輔諫諍門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九月司空劉茂免初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瑨質既棄市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

靈帝建寧元年四月司空宣酆免八月司空王暢免暢為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

十一月太尉劉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二年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

十一月太尉劉寵以日食策免

三年四月太尉郭禧以日食罷七月司空劉囂罷

四年三月太尉聞人襲司徒許訓免（是月朔日有食之）七月司空來豔司徒橋玄免時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免

熹平元年十二月司徒許栩罷

二年三月太尉李咸免七月司空楊賜以災異免

十二月太尉段熲免先是熲為司隸校尉曲意宦官

故得保其富貴是年五月代李咸為太尉至是罷

三年十二月司空唐珍罷

五年五月太尉陳耽罷七月太尉許訓罷十月司徒袁隗罷

六年七月司空劉逸免逸字代過十月太尉劉寛以日食免

是月朔日食 十一月司空陳球以地震免

十二月司徒楊賜免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行外苑賜上疏言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

甚忤曹節等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罷為少府

光和元年四月司空陳耽免是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九月太尉張顥罷

十一月太尉陳球以日食免

二年三月司徒楊滂免太尉橋玄司空袁逢罷

四年九月太尉劉寛以日食免閏月司徒楊賜以病罷

五年三月司徒陳耽免十月太尉許䤋罷

中平元年四月太尉楊賜免時黄巾賊起賜被召會議

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司空張濟罷
二年二月司徒袁隗免
五月太尉鄧盛罷
三年二月太尉張延罷
四年四月太尉張温免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
五年四月太尉曹嵩罷六月太尉樊陵罷
九月司徒許相罷

六年四月太尉馬日磾以日食免

少帝即位初司徒丁宫罷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免時董卓秉政關東兵起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使司隷校尉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

二年七月司空种拂以地震免太尉趙謙罷

三年八月司徒趙謙罷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以流星策免以日蝕災

四年六月太尉周忠以災異免是月扶風大風雨雹華山崩裂

十月司空楊彪以地震免

十二月司空趙温以地震免

興平元年七月太尉朱儁以日食免

九月司徒淳于嘉罷

建安元年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時天子新都許

大會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

十三年正月司徒趙温免温從車駕都許以辟司空曹操子丕曹操怒奏温辟中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二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罷免第二

魏太祖初封魏王鍾繇為相國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

齊王正始九年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與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誅裴頠司徒王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何敬容為尚書令侍中叅掌機密坐妾弟費慧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焉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恊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

後魏文成帝興安二年以張黎為太尉古弼為司徒議

不合旨黜為外都太官

孝文承明元年二月司空陸定國坐事免官罷為兵

東魏孝靜帝興和四年四月太尉尉景坐事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時婁叡為司徒濫殺人為尚書左丞宋仲美彈奏經赦乃免

隋高祖開皇十九年九月高熲為左僕射上柱國坐事免以公就第未幾高祖幸秦王俊第召熲侍熲歔欷悲

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涕帝謂熲曰朕不負

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

常似目前自其解落冥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

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宋國公蕭瑀坐

事免蕭瑀為中書令嘗薦封德彝於高祖高祖以德彝

為中書令太宗即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

德彝素懷險詖與瑀料量將為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

易之于時房玄齡杜如晦旣新用事玄齡踈璹而親德彝璹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玄齡等功高而璹先懷疑阻繇是忤旨廢於家璹嘗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璹旋踵奏稱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舍相違怒之璹稱足疾時詣朝堂但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璹豈不得其所乎而自嫌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

浮楫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無聰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朴然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澆俗之虛誕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循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鋭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共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

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前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循累葉之殃源祈一身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惑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好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内所謂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茲朝

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二年正月辛未司空魏國公裴寂坐事免先是有沙門法雅怨望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嘗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奏聞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之知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謂侍臣

曰裴寂有死罪四馬爲三公與妖人言辭相涉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其所讓罪二也妄言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誅殺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曰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後竟流静州

十七年五月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庶人承乾逆謀之洩也師道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假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兾活之繇是獲譴

獄未竟不令視事後數日太宗謂侍臣曰師道任寄不輕無心體國翻溺情於假子豈可更居股肱之任於是拜吏部尚書

七月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國公房玄齡以母憂罷職

高宗永徽六年五月癸未以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后既寵衰不敢久在機密頻上表固辭轉為吏部罷中書門下事尋而后母魏夫人被責不許入宮奭繇是出為遂州刺史

顯慶五年秋七月戊辰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配失所免官

龍朔三年夏四月戊子詔曰右丞相兼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緣玆小技累升顯地靡露之益未表於銓流公廉之譽有𥘉於𢑱典漏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加其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配流嶲州其子太子右司議

郎津專恃權門罕懐忌憚奸滛是務賄賂無厭潛報機

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配流振州

則天載初元年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萬質坐

與弓嗣業通謀配流嶺表

天授元年十月檢校内史宗秦客坐贓降授鎮州遵化

縣尉

延載元年八月戊寅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崔

元綜以罪流于振州元綜篤信釋典好潔細行薰辛不

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愿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故人多畏而鄙之至是配流朝野莫不稱慶

聖歷三年正月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吉項坐事貶流嶺表

久視元年閏七月己丑鸞臺侍郎李嶠遷爲成均祭酒罷政事時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嶠錫之甥故也

長安四年三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為憲司所劾左授防州刺史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乙卯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房融以親附張易之兄弟配流嶺表

五月甲午封侍中齊國公敬暉為平陽郡王桓彦範為扶陽郡王袁恕己為南陽郡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郡王中書令博陵公崔玄暐為博陵郡王並加

特進令罷知政事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

睿宗景雲元年七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是月又以黄門侍郎參知政務崔日用為雍州長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為散騎常侍時稷與日用爭於帝前稷曰日用傾側諂附三思幾危社稷非忠臣責友事主非義士也日用曰臣往雖有官過今立大功當𦎟氏悖逆擅權之時大事去矣臣與太子同謀靖難陛下

棄瑕録用備位左右如稷外託國親内附逆黨易之楚
客恩同骨肉傾側者正屬薛稷不屬於臣故並停政事
二年二月出中書令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宋璟為楚州刺史初元之入輔也進忠
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平允委用廉吏
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為復貞觀永徽之政也而
太平公主專權覩太子明察恐不利己廼陰謀廢黜時
元之璟等處宮臣恐其為變具以啓聞及公主出蒲州

尤所怨謗皇太子不獲已而奏出焉

十月帝御承天門引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郭元振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侍中李日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張說制責之曰自頃以來政教尤闕時或水旱人多困斃府庫益竭寮吏日滋僶俛政途罔然如失雖緜朕之薄德固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

夫說可尚書左丞並停知政事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癸丑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劉
幽求紫微令張說並罷知政事以幽求為太子少保說
為相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己酉詔曰中書令張嘉貞備位宰相夙承
恩命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其弟嘉祐頃緣獎受遷
在清秩馮寵自肆黷貨有彰豈可仍踐台階儀刑百辟
貶居藩守俾肅朝倫可幽州刺史張說遂代為中書令

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三員何相迫之甚也嘉貞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時以贓狀聞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

十四年四月庚申停兼中書令張説勑曰特進行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燕國公張説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兹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畧小存大念舊録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務義亦有在更全端尹之榮宜停中書令餘如故

十七年六月甲戌制曰出納王言發揮綸翰宰臣之任

選衆推賢檢校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暹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紘等咸勵忠勤用登樞揆雖清以自牧而道則未宏不能同心戮力以祇帝載而乃肆懷相短以玷朝倫朕緣事醜股肱情惟隱蔽掩其惡而不率遂其過而彌彰將何以緝叙三光儀刑百辟宜回中禁俾列專城暹可荆州長史元紘可曹州刺史又制尚書左丞相兼侍中源乾曜十載持衡一心自牧台𠋫斯重管綜維繁雖勤在公而暮年微疾俾司

端揆罷劇中樞宜停侍中其尚書左丞相如故

天寶五載四月左丞相李適之罷知政事初李林甫搆成其罪遂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以左丞相韋見素平章事裴冕為左右僕射並罷知政事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為

與肅宗移幸鳳翔罷冕執政
五月吏部尚書平章事房琯以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
罷相為太子少師
三年五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為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鎬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鎮汴州招討河北逆賊
賊黨史思明為賊守范陽表請歸順鎬揣知其偽恐朝
廷許之手札表奏云思明兇竪因逆竊位兵彊則衆附
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望

不以威權假之又奏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表入俱不省鎬為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懇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之後思明叔冀皆如其言

代宗以寶應元年四月庚午卽位六月庚申中書令李輔國上表請遜位乃特封為慱陵王罷中書令復詔許唯朝朔望

二年正月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劉晏為太子賓客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黄門侍郎平章事李峴為太子詹事峴作相一月為近要所擠遂失恩而罷

廣德元年十二月侍中苗晉卿罷知政事册為太保帝即位晉卿年已衰暮吐蕃冦長安晉卿病卧私第蕃賊閙之逼刼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陜至遂有是命

德宗大歷十四年即位八月以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才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機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

建中二年七月楊炎罷相為左僕射時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益疎濶遂罷炎相

四年十二月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為新州司馬癸

酉以中書侍郎關播為刑部尚書杞與播俱從幸奉天杞與白志貞等先貶出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為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皆泣於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為尚書誠可痛哉

興元元年四月德宗在梁以諫議大夫平章事姜公輔論事失旨罷為左庶子

貞元元年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劉從一以疾請告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戸部尚書

二年正月門下侍郎平章事盧翰罷為太子賓客

是年給事中崔造守本官平章事機謀權變非其所長釐革度支弊事却為繁擾數月以疾辭除右庶子

三年八月除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渾為右散騎常侍停知政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為其所擠故有是命

李勉為司徒平章事勉嘗言盧杞姦邪而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疎遂累表陳讓方罷政事

十年十二月宰相陸贄罷為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誇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刻薄與贄不相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惑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因奏對嫉贄之權

容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為計繇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多言其屈贄固畏愼及為賓客拒門不通交親

十三年九月詔曰任重謀猷道在忠諒辭疾之情既懇優賢之義斯崇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朝序公才操履端敏弼諧庶政夙夜惟寅恭恪之心每思獻納而支體未適固請優閑累表敷陳懇誠彌切將遂其志予衷耿

然爰舉朝章式加命秩可太子賔客

十四年七月詔曰任人之道必在無私審官之宜所期適用給事中平章事趙宗儒早以文學累更職任自居樞近頗歷歲時雖夙夜載勤而政理猶鬱式移秩序以叶朝經可太子右庶子

十九年七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齊抗以疾罷為太子賔客

二十一年七月下詔曰朕承天眷命獲主兆人思致邕

熈用康區夏布和緝化屬在輔臣所謂適宜實為通典
銀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鄭珣瑜銀
青光禄大夫守刑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鄭郢等咸以
忠靖累更班列秉彛兢慎植操貞恒自參輔中樞皆能
勵節祗勤庶務夙夜惟寅歲月滋深嬰纏疾恙竊職有
闕無以彌綸況銓綜為選士之本刑法乃生人之命俾
從專掌以盡至公宜輟台司副予所委珣瑜可守吏部
尚書郢可守刑部尚書

憲宗初司空平章事于頔坐子殺人降授恩王傅絶朝

請

元和四年二月丁夘制曰王者重輔弼之任明進退之

宜聞善則升知否則捨兹朕所以推誠不惑與物無私

者也銀青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陽武縣開國侯鄭

絪早以令聞入叅禁署永惟勤績出授台司期爾有終

規予不逮歲月滋久謀猷寖微罔清静以慎身每因循

而保位既乖素履且彰皇猷宜副羣情罷茲樞務朕以
其久居内職素事先朝恩厚君臣貴全終始俾從優閒
之秩用示寛大之恩可太子賓客
五年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裴垍以疾請告
十一月罷為銀青光禄大夫兵部尚書
六年正月壬辰制曰爰立輔臣以熈庶績非膺其任是
亦難能至於明用捨之宜全始終之道茲惟大體寧忘
子懐中散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

文館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藩早以學行聞于縉紳洎升朝端克慎素履頃者拔於非次列在鈞衡是宜直己以佐時匪躬而納誨用副明獎越於常倫而授任以來再逾年序夙夜之勤雖著弼諧之效未孚將何以允至公之求成天下之務宜輟黄樞之重尚居端尹之崇爾其勉之式副優禮可守太子詹事散官勲賜如故藩素有清名及追李吉甫於淮南未至藩有拒之之意吉甫至頗不平屢攻其短遂罷焉

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罷相將討淮蔡日久王師數不利言事者多以罷兵為請逢吉附其議憲宗不悦無何比部員外郎張宿以他門進逢吉出為濠州刺史宿上疏自理憲宗將擢為諫議大夫逢吉廷爭久之且曰去臣用宿可也繇是又忤旨遂罷相

八年正月辛未制曰文昌六官宗伯掌禮選授之重自昔攸難非夫台衮之臣分全於始終搢紳之議素洽於羣倫則無以允是優崇膺兹名秩正議大夫守禮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權德輿
奥學雄詞虚襟曠度禀中和之氣弘信厚之規夙彰厥
猷歷踐清華乃者囘翔省閣祗服大僚咸推鎮俗之風
遂致濟川之望朕永惟理本宵旰在懷常期獻納之功
深屬弼諧之任爰徵僉論俾列喉司勤勞亟步於歲時
謙挹每形於造次是用委春卿之職輟樞務之殷任事
呈能庶先會府帥屬而理汝往欽哉可守禮部尚書
九年二月癸卯制曰輔相之任所貴乎納忠進退之宜

寔重於申禮其有以勞奉國以疾固辭聿懷謙讓之風
是舉優崇之典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高邑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李絳端莊秉㦤亮直循道抱凌寒之勁節標肅物之貞
規嘗以懿文叅于內署亦以公望貳于地卿竭其器能
茂著官業洎居衮職左右朕躬遠慮必陳讜言無隱竭
致君之志弘濟俗之方確然真心鬱有休問而步履嬰
疹趨侍為難披誠上聞稽首求免乃眷毗倚久之未從

星霜屢遷衷懇彌激宗伯秩禮時惟大寮宜從喉舌之班用輟鹽梅之寄庶因清簡俾遂順貞膺茲寵章敬服爾命可守禮部尚書散官封賜如故

十一年八月壬寅詔曰朕恭已臨人勵精思理二三執政繇吾股肱念始終之罔虧於進退而尤重苟或將明失中輔導不專依違于懷尚慎斯舉君臣之義豈不弘乎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韋貫之早著淑聲累更顯貫潤以文藻懿

其風猷爰膺選衆之求式佇弼予之美而自當鈞軸屢變星霜虛懷以聽未聞至論非啓沃之道有所不行何變諧之功蔑爾無效欲抑浮華之路在捐朋黨之私人亦具瞻事將奚副用鮮樞機之務俾居衡鏡之職克久斯任宜和厥心可守尚書吏部侍郎散官勲如故時貫之以蔡鎮未平天下勞於餽餉慮或水旱乘之則力屈難振屢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繇是與裴度爭是非於帝前時專任度以戎事故罷貫之以望其功成初貫之為

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賔有張宿者利口得倖於憲宗擢為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宜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深銜之卒為所搆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為湖南觀察使

十三年戊戌詔曰夫為君者求舊以申其用施恕以遂其情為臣者陳力以効其能奉身以明其志故在上則始終之道備居下則進退之義全茲惟休哉用厚德禮

銀青光禄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李鄘居潔履方端明審固有沉毅莊重之質有堅剛迅疾之心勁節夙表於屯夷利器久彰於中外朕所以跡其衆善詢及庶工登之台階授以政柄將欲藉其碩望弘厥壯猷而固辭之誠再疏頗切然猶不允其請所冀或副予懷迨此旬時勞于夙夜益願順養堅稱衰疾宜罷樞軸之殷俾居喉舌之重就閒高秩式示優崇可守户部尚書

十四年十二月乙卯制曰致君之道爰在輔臣發揮正經端理教化或彛倫未叙公議不明免其所職蓋常典也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羣根於温恭發以詞彩踐履臺閣潤色絲綸嘗以敏才列於宥密考能覲行益表謙勤擢處鈞衡用參大政緝熈之績每竭其謀猷翊賛之心亦彰於夙夜朕旰食思理注於話言善而可行無不虛受而顧問之際謂近於至公詳取之間或違於事實將何以同

底于道化洽萬方宜罷印於中樞俾報政于外服優以
顯秩爾其勉之可使持節都督潭州諸軍事守潭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
故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制曰師長庶工總詳六職重任久
曠益難其人自非體參股肱位列鈞鼎能引年以知退
致禮而加恩則授受之間何以允茲任也朝議大夫守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襲徐國公蕭俛門承華衮位列清

華用能周物志在佐時勤内署之論思肅南臺之綱紀
朕初承天序擢處台階推一心獻納之誠贊四方經營
之績及此踰歳累陳懇詞徴恙所侵堅請難奪朕憂勤
庶政親委大臣務厚始終以全進退旣謝弼諧之任宜
加端揆之崇爾其戒之服我優秩可守尚書右僕射勲
賜如故俛以西川節度使王播前任鹽鐵使日廣進財
貨強名羨餘固位竊恩不憚清議及鎭益部又傾竭貢
獻以圖台衡寀相叚文昌助之勢不可遏俛遂於閤内

及延英殿屢諫不納乃以官進退與帝感悟竟不從故有是拜

二年二月制曰宰相者朕之腹心和合天下在乎鎮靖藩服兼附親遠方將弘遂物之宜必有更張之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崔植往在先朝頗推廉直馴行唯謹保萬石之風清德不渝紹四公之業遂昇左掖實著能名駁正之美稱於朝列朕以孝公太傅代載忠貞擢於相門授以台

席顧惟寡昧奉若丕圖每念為君之難敢忘從諫之義推誠聽納虛已咨詢庶洽羣心以迎和氣叔敎是期於秉羽汲黯謂致於寢謀宵分以興日旰忘食昔藩國多事平津讓侯陰陽未和石慶辭位惟爾謙遜豈嘗求安稱疾拜章勤亦至矣雖愒日之年未及而履氷之意尚堅遂輟樞機用成美志崇以天秩長以秋官君臣之間朕無所愧可刑部尚書散官勲賜如故植在相位端慎信厚有餘而無開物成務之用屬穆宗初幽鎮阻兵方

隅多事機務壅滯繇植而失者居多後因堅卧拜章請免遂以刑部尚書罷相

六月甲子制曰朕端己推誠資於輔相求人與衆諒在訏謨所以徇公卿之言從士庶之望輟任淮海俾居台階舉先朝勲業之臣當四海具瞻之任推心委柄期在賢能誠效靡孚余將安望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晋國公食邑三千户裴度器本端誠道惟蹇諤挺松筠之操藴桂玉之姿望積

巖廊功書竹帛策勲報爵寵極人臣朕恭守睿圖推心
輔弼聿求雋彦思致雍熙推昇論道之司再授樞衡之
任虚心有日佇乃嘉猷而鼎飪未調弛張異制誠宜有
犯無隱忠讜必陳使余誠懷不惑聞聽何苟容於造次
致有間於笙簧棘木既窮匪辭馬騐昔漢以隂陽不和
册免丞相今爾訏謨或爽宜罷台司疇勲績以尚功録
忠勞而念舊俾居右揆非謂左遷用宗師長之榮勿以
優閒自薄可守尚書右僕射散官勲封如故

又制曰宰相者列位巖廊權參造化内操政柄上代天工朕嗣守丕圖思興至理每於擢用兾獲雋良爲善有聞必資奬寵雁於憊謗用罷台階通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游藝資身明經筮仕累應科選並振芳華茂識宏才登名晁董之列佳辭麗句馳聲鮑謝之間頃在憲臺嘗推舉職比及遷黜亦以直聞是以擢以周行典斯誥命洎參密近旋委台衡宜竭謀猷盡於毗贊而乃不思弘益

之道遂嬰詿誤之嫌察以中情雖非為已行兹左道豈曰效忠體涉異端理宜貽黜朕以君臣之分貴獲始終任使之時亦聞獻懇每思加膝寧忍墜泉猶宏在宥之心俾列專城之寄左都之大三輔推雄控壓關河連屬宮苑勉於政績副我恩私可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長春宫等使散官勲賜如故

文宗開成四年五月景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為右僕射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

夷行為吏部侍郎覃以門蔭入仕少清苦貞退不造次
與人接押位至國相所居未甞修飾纔足以庇風雨家
無媵妾時人仰其素風頃李宗閔在相位甞有侮易之
言後李德裕入相驟加引用覃故恕宗閔而厚於德裕
凡宗閔之交遊引用者覃盡以朋黨排之時人以此不
直夷行以文學進身獨不羣比及為宰相素與宗閔有隙
故善於覃以排斥朋黨為已任而多及善良因並命罷
之

懿宗乾符六年黄巢陷桂州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岧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璆岧上表論之詔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盧攜爭論於中書詞語不孫俱罷為太子賔客分司東都

僖宗即位時劉鄴為相及蕭倣崔彦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撿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内殿謝不及笏記鄴自叙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

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國之期帝為之惻然

昭宗乾寧二年八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諸道鹽鐵轉運崔昭緯罷知政事為太子賓客昭緯性奸纖忌前内結中人外連藩帥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陵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召二鎮將兵詣闕賊殺宰相内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王行瑜罷相授僕射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數其罪中使至荆南斬之

明宗天成二年丙戌制曰朕恭膺大寶虔荷丕基選衆
與能克保君臨之道寶賢念舊庶符帝賚之資繇是推
以腹心授之衡柄寅扶持於寡昧申啓沃於始終其樂
在宴安勇於冲退宜暫均於勞逸思顯示夫優隆光禄
大夫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
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任圜天授宏材波澄偉度
早負公侯之器深懷將相之資智擅圓方謀惟通變先
皇帝中興景運再造鴻圖夙叅佐命之功迥著安時之

業克平邛蜀大掃妖氛鬱有殊庸雅為良弼朕惟薄德
尋所注懷爰自六卿擢居四輔秉國鈞之重任掌邦計
之劇權内罄沃心外彰陳力方期委任遽閱封章曲徇
汝懷固違朕旨既披陳而莫抑在進退之有常宜更鳳
沼之尊俾踐龍樓之秩勉從順養勿替謀猷可落平章
事太子少保
三年三月己未制曰朕聞老氏談經無如知止素王窮
易當在庶幾賢哲所以保身進退於焉合道其有位居

元輔功叙彝倫節宣徽猷於冲和休致屢堅於章表酌其陳力莫若從人俾囘席於三台就懸車於百揆特進行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鄭珏皇朝軒冕清廟笙鏞崇令望於縉紳節雅音於律度而自再持鈞軸益顯公忠尋更近市之居兼杜掃門之跡克已復禮為官擇人爰屬廵幸浚郊務名賢而好善經營雒邑煩上相以卜年方賴嘉猷忽嬰美疢

豆耳何妨於寂聽灰心頓悟於浮榮高慕赤松勇辭黄閣朕以方調殷鼎尚睠晉罇欲盡懸懃具觀堅切可久之規斯在再三之請莫違所以特許抽簪免勞借箸進崇階於開府假優秩於不朝仍益井田俾厚風俗於戲奚祁請老不無内舉之規張禹言情亦有私恩之事唯卿奉身而退其德不回予寔嘉焉美兼善也勉從順養永保初終可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致仕仍加食邑五百户

末帝清泰二年十月戊寅制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微宫使趙郡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二百户李愚可守本官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彭城郡公邑千五百户劉昫可守尚書右僕射皆免知政事昫司邦計意在至公欲除積弊傷於太察初帝自鳳翔至切於軍賞時王致判三司詔問錢穀奏數百萬在及慶賜無幾帝怒用昫代致昫性初疾惡又懼訶譴及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

賞鉤計窮詰乃積年殘租或主務不治詰之不已屢遷
歲時計司主典利其所係不欲搜摘至是藏盖彰露昫
具條奏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者以籍進韓昭備言繇
是逋者咸蠲除之窮民相與歌詠唯王典愁沮乃謀偽
書昫名差務官昫疑不繇已詰之獄成云自昫别室内
弟御史陳觀鞫訊遣吏取公文昫曰吾一病妻比無别
室御史見凌亦須循理觀仍遣吏不已及罷相之日羣
吏携三司印復萃月華門外聞宣昫罷乃相賀快活矣

及昫歸第三司無一人從至第者傳所謂盜憎民惡其可忽諸李愚褊急素不悅馮道昫與道婚家及道出鎮凡中書積滯事愚指昫云君親家翁所為昫與之口訟動至色厲吏俱惡之乃揚言於外二人欲相毆譏語及之愚之秉執昫之多防帝采其言俱罷之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樞密使劉處讓每有敷奏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事並委宰相分判

漢隱帝乾祐元年二月制曰朕虔承遺訓嗣守鴻基常懼眇冲不克負荷所以師臣畏相稽衆從人採沃心造膝之謀詢繼體守文之道其或力非任重才不逮時有玷天工顯貽物議宜從罷免用儆厥懲開國佐命輔聖功臣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李濤早預朝倫素虧時望繼踐清華之列曾無倜儻之名先皇帝應運開階濟物成務未明求理虚己待賢擢自禁林升

之槐路既委宰衡之任茂聞帷幄之謀迨及眇躬初親庶政被顧問之際屢覿醜酣當獻替之時無聞詆訏復虧嚴重但務詼諧詎為君子之儒殊失大臣之體重以梓宮在殯國步多艱屢陳違衆之言頻建出師之意率爾獨見豈是臧謀朕方務含宏冀全終始雖包荒而在念慮假器以興譏俾輟中樞式存大體仍令還第庶用省躬惟爾自貽無我有怨苟能思過豈吝推恩可罷免勒歸私第

周顯德四年八月乙亥制曰鴻水未堙舟楫賴濟川之用密雲既雨郊原成利物之功惟賢哲之保躬蹈初終於元吉我有良相時惟正人七年竭力於扶持六氣遂乖於順養踰歲伏枕九陳讓章敦諭雖頻告請彌切暫輟秉鈞之任不移論道之資仍益戶封斯為異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特進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李穀昔事先朝勤勞王室暨登上相

佐佑朕躬疾因憂國而有加志在避權而知足煩變調而斯久釋難重以為宜漸俟痊平別期委任俾展輅車之禮用光水土之官惟爾誠明當體優異凡百有位知予尚賢可守司空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功臣散官勲如故仍命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三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譴讓

夫委質事君陳力就列有官守焉有言責焉其或因職事之隳廢被公朝之訶譴寘於司敗時惟國典矧乃輔弼之任左右厥辟宣翼統紀表正倫類百工承式庶民爾瞻茍有任非其人心或附下懷情不盡越職舉事屬

災異之著見或水旱之作沴變治攸繫措置失宜至或論議非當謗咎交集賦斂無藝嬴獘隨生繇是賜以璽書責以吏事乃有賜車馬以就第上印綬而歸田其致誥之深或引決為謝者葢有之矣若乃秉心無苟本乎納忠守道居常因以蒙毀者亦奚愧焉

漢蕭何髙帝時為相國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藳為獸食藳禾稈也言人恣田之不收其藳稅也帝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

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衛尉名字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事具總錄部救患門）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張蒼文帝時為丞相任人為中候（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帝以為讓遂病免

衛綰景帝時為丞相三歲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寃）免之

石慶武帝時為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名數若今戸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適讀曰謫帝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帝報曰間者河水淊陸淊漫也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切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陻音用朕甚憂之是故巡方

州東方諸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自言致禮中岳通歆八神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濟淮江歷山濱海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役調故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為吏出使居人以自便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貺神物並見貺賜也見顯示也朕力荅氣應未能承意言自脩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比校考也音頻寐切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曠空也人不衆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

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與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慶自以居相位而不能理請入粟已罪退為庶人夫懐知民貧而請益賦懐此心動危之而辭位摇動百姓使其危惡而自欲去也欲安歸難乎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

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乃以謹得終

田蚡武帝時為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考工火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止

暴勝之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戾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

門得出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城丞相劉屈氂欲斬仁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釋放也帝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

蕭望之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

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宰相言三公非其人又言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勲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緐延壽緐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

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使年寧能父我耶（寧能與吾父母同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少史曹史之下者也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右上也）至不奉法自脩倨慢不遜攘（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二百

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矣請逮捕繫治帝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敖讀曰傲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於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禄勲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上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

黄霸宣帝時為丞相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

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詔問朔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如或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言欲拜將相事在其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

于定國元帝初為丞相貢禹為御史大夫帝始即位關

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于大臣（言事者上書陳事也）帝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五日以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寖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趣讀曰促重音值用切）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

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賑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侍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以遺饑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謬至是錯駐也謬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

(言能防救與否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帝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録于君(大録總録也)能無過者其惟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言頹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非聖人者言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在職何必顓焉(顓與專同不專繇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

務悉聰明彊食慎疾悉盡也定國遂稱病篤固辭帝乃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第

王商成帝時為丞相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鳯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㑹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上書言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言意欲望行必果於是左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之若盧獄名屬少府黄門北寺帝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鳯固争之於是制詔御史益丞相以徳輔翼國家典領百寮

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馬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内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薛宣成帝時代張禹為丞相時帝好儒雅而宣經術又淺帝亦輕馬會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吏逐

捕不能克帝乃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渠大也）降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終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趍辦二日（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趍讀曰趨倉卒曰趍）其後帝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

漢羣盜橫決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絶幾不為郡鬲與隔同幾鉅依切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並步浪切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旨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謾詆也音謾又音莫干切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嫚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嫚與慢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尹忠成帝時為御史大夫以河決館陶方畧疏濶帝切

責之自殺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議曹李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九年之中而日三食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元延中岷山摧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推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視讀曰示民人訛謡斥事感名斥事甘泉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井水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三者既效可謂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提攝提星也揚眉揚芒角也矢枉矢也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斗杓建寅貫攝提中又云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狼奮角弓且張

狼一星舍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也兵起之象金歷庫土逆度（庫在軫南金太白也歷武庫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舍（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沉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熒惑守心湛亦曰沉）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具謂具位之臣無功與德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

星（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帝廼召見方進還歸未及決帝遂賜册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失國守備盜賊黨輩（黨衆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毆擊也音一口切）斷獄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忘忠慮羣下洶洶更相嫉妒（更工衡切）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

穀雖頗熟（間謂近者以來）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謂財用也）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一切權時堧城郭旁地也凡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嘗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有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輸二十也堧人緣切）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恠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

容容隨衆上下也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謂蒙也傳曰髙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詳計塞絶姦源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彊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

孔光成帝時為御史大夫帝無繼嗣至親有同産弟中

山孝王及同産弟子定陶王在帝議立嗣丞相翟方進等以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中山王宜為嗣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後為丞相定陶王立是為哀帝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羣下多順旨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丹以罪免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旨重直用切繇是傅氏在位者與大司空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以共承宗廟統理海内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以治

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仍頻也重直用切日月無光山摧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隂陽錯謬歲比不登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然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言盜賊不能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繇君焉君秉社

稷之重總百寮之任上無以弼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於讀曰烏虖讀曰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何武成帝末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因遣吏歸迎後母會哀帝即位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左右為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錯置也音千故切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

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師丹哀帝時為大司空初丹議帝母祖母定陶恭王后不合為共皇太后恭王既追尊為恭皇帝又議不宜立廟京師丹繇是寖不合帝意寖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

偏持其書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表率百寮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于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時變異婁臻婁古屢字山摧地震河决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連不恭之名乃者以挺力田

議改幣章示君挺音從鼎切引拔也謂持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共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覲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比頻眯切虛偽壞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飭與敕同幾君省過求已幾音冀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

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懐諼迷國諼詐也音虛袁切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耻之非所以恭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巳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王崇哀帝時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居寡共養長信宮放者夫人之名共音供坐呪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婚姻之家哀帝以崇

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謂自祖及父皆有名也）在位以來忠誠憂國未聞所繇（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諼之辭（諼詐言也音虛爰切）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寮左遷為大司農

後漢侯霸光武時為司農薦前梁令閻楊素有譏議帝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黃鉞一下無處所（斧鉞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之）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使

尚書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帝意稍解

虞延明帝時為司徒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

鄭弘章帝時為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贓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

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卒

司馬苞安帝時為太尉劉愷為司空元初二年五月甲戌詔曰朝廷不明政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悼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裁與纔同古字通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耶三司之職内外是監既不聞奏又無舉正天灾至重欺罔辠大今方盛

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
假貸猶寬容也䖏夏不可加刑罰故且寛容

救災青安輯黎元

吳陸遜大帝時為丞相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懇陳適庶之分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帝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卒

梁何敬容為尚書令侍中參掌機密坐妾弟費慧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

為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觧慧明譽即封書以奏焉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

後魏廣陵王羽孝文時為太子太保録尚書事言考課事帝詔曰雖考内末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居職區分著三公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内已為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

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惟夏且待至秋後領廷尉卿
帝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
民斯下矣汝始為廷尉及初作尚書内外瞻望以吾有
弟自往秋南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
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帝又
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
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
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别叙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

進太保

隋高熲為左僕射文帝素不平熲時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帝欲成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刑部尚書薛冑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熲竟坐免以公就第

唐高士廉為侍中太宗貞觀初在職歲餘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獲譴出為

安州大都督

楊師道為中書令庶人承乾逆謀之洩也師道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假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繇是獲譴獄未竟不令視事後數日太宗謂侍臣曰師道任寄不輕無心體國翻溺情於假子豈可更居股肱之任於是拜吏部尚書

裴寂為司空有沙門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寂辭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

陰言多妖妄嘗謂寂家童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之知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謂侍臣曰裴寂有死罪四焉位為三公與妖人言辭相涉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其所謀罪二也巫言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誅殺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

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

蕭瑀爲特進參預朝政瑀嘗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稱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舍相違怒之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但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嫌如此遂降詔曰朕無聰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偽歸真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敝俗之虚誕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

將來循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鋭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增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前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循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惑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能好佛何不出家瑀

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爭復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内所謂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令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兹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

李義府高宗龍朔三年四月除名長流巂州詔曰右丞相兼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緣兹小技累升顯地塵露之益未表於銓流公廉之譽有紊于彝典泄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

財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正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加其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

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景雲二年十月御承天門引安石及兵部尚書門下三品郭元振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侍中李日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張説制責之曰自頃巳來政教尤闕時或水旱人多困弊府庫益竭寮吏日滋僶俛政途罔然如失豈惟朕之薄德固亦輔佐非

材安石可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書説可尚書左丞並停知政事

張嘉貞玄宗開元十一年為中書令嘉貞弟嘉祐以黷貨聞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帝詔曰中書令張嘉貞備位宰臣夙承恩命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其弟嘉祐頃縁奬授遷在清秩馮寵自肆黷貨有彰豈可仍踐台階儀刑百辟貶居藩守俾肅朝倫可幽州刺史

杜暹李元紘同為相開元十七年六月制曰出納王言發揮綸翰宰相之任遴衆惟賢撿校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暹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紘等咸勵忠貞用登樞揆雖清以自牧而道則未弘不能同心戮力以祇帝載而乃肆懐相短以玷朝倫朕緣事醜股肱情惟隱蔽掩其惡而不率遂其過而彌彰將何以緝叙三光儀刑百辟宜囘中禁俾列專城暹可荆州刺史元紘可曹州刺史

姜公輔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德宗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帝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乃薨帝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令於行路且宜從儉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此為塋壠且令造一塼塔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以自取名朕比擢拔為腹

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
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
輔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
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
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
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材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
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
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必擬改官所以固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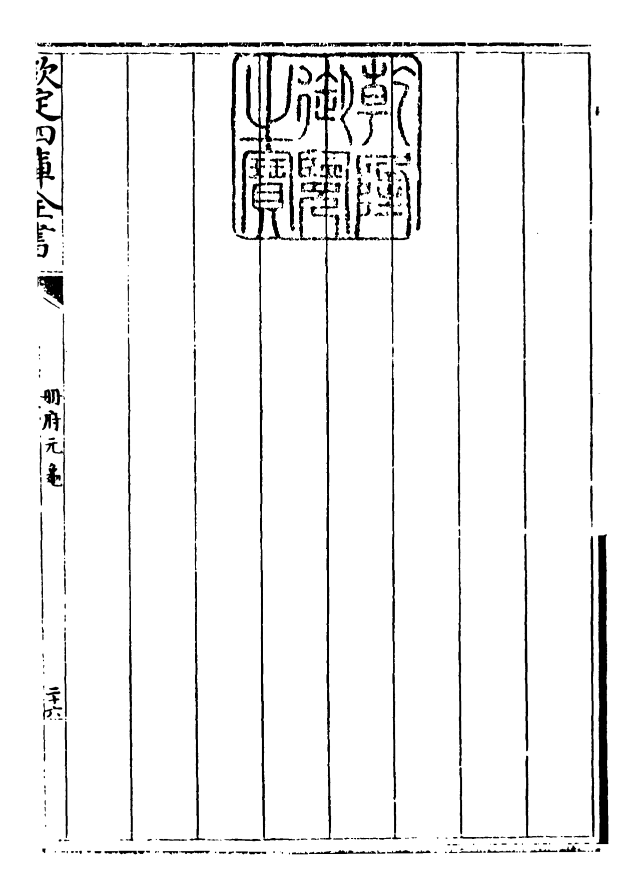
造塔賣直取名處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贅雖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為左庶子

鄭餘慶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傅之善度支使于頔每奏事餘慶皆議可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饑德宗與宰相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為中書主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

後唐李琪仕梁為尚書左丞平章事與蕭頃同為宰相

頃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衆署之後改試為守為頃所奏末帝大怒將投荒裔而為趙巖張漢傑所援罷相為太子少保

盧文紀為平章事從末帝親征太原謁陵畢休於仗舍顧文紀曰朕在藩邸時謂卿有相業獨排羣議用卿為輔弼不於此時傾竭留待何時又曰宰相安邊境撫四夷今石敬瑭負恩北胡市利卿不運畧為國銷禍致朕親征文紀再拜謝不敢對


乾隆御覽之寶

册府元龜卷三百三十四